诗品

【南朝】钟嵘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诗品

作者：【南朝】钟嵘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序

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照烛三才，晖丽万有，灵祇待之以致飨，幽微藉之以昭告；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诗。

昔《南风》之词，《卿云》之颂，厥义敻矣。夏歌曰“郁陶乎予心”，楚谣曰“名余曰正则”，虽诗体未全，然是五言之滥觞也。逮汉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古诗眇邈，人世难详，推其文体，固是炎汉之制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、扬、枚、马之徒，词赋竞爽，而吟咏靡闻。从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将百年间，有妇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诗人之风，顿已缺丧。东京二百载中，惟有班固《咏史》，质木无文。

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笃好斯文；平原兄弟郁为文栋；刘桢、王粲为其羽翼。次有攀龙托凤，自致於属车者，盖将百计。彬彬之盛，大备於时矣。尔后陵迟衰微，迄於有晋。太康中，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，勃尔复兴，踵武前王，风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兴也。永嘉时，贵黄、老，稍尚虚谈。於时篇什，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传，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诗，皆平典似《道德论》，建安风力尽矣。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，变创其体。刘越石仗清刚之气，赞成厥美。然彼众我寡，未能动俗。逮义熙中，谢益寿斐然继作。元嘉中，有谢灵运，才高词盛，富艳难踪，固已含跨刘、郭，凌陵轹潘、左。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，公幹、仲宣为辅。陆机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阳为辅。谢客为元嘉之雄，颜延年为辅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词之命世也。

夫四言，文约意广，取效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习焉。五言居文词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会於流俗。岂不以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者耶？故诗有三义焉：一曰兴，二曰比，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馀，兴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宏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彩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若专用比兴，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词踬。若专用赋体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讬诗以怨。至於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；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孀闺泪尽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反；女有扬蛾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；非长歌何以骋其情？故曰：“《诗》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於诗矣。故词人作者，罔不爱好。今之士俗，

斯风炽矣。才能胜衣，甫就小学，必甘心而驰骛焉。於是庸音杂体，人各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耻文不逮，终朝点缀，分夜呻吟。独观谓为警策，众睹终沦平钝。次有轻薄之徒，笑曹、刘为古拙，谓鲍照羲皇上人，谢朓今古独步。而师鲍照终不及“日中市朝满”，学谢朓，劣得“黄鸟度青枝”。徒自弃於高明，无涉於文流矣。

观王公缙绅之士，每博论之馀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。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，淄、渑并泛，朱紫相夺，喧议竞起，准的无依。近彭城刘士章，俊赏之士，疾其淆乱，欲为当世诗品，口陈标榜。其文未遂，感而作焉。昔九品论人，《七略》裁士，校以宾实，诚多未值。至若诗之为技，较尔可知。以类推之，殆均博弈。方今皇帝，资生知之上才，体沈郁之幽思，文丽日月，赏究天人。昔在贵游，已为称首。况八纮既奄，风靡云蒸，抱玉者联肩，握珠者踵武。以瞰汉、魏而不顾，吞晋、宋於胸中。谅非农歌辕议，敢致流别。嵘之今录，庶周旋於闾里，均之於谈笑耳。

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为先后，不以优劣为诠次。又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。今所寓言，不录存者。夫属词比事，乃为通谈。若乃经国文符，应资博古，撰德驳奏。宜穷往烈。至乎吟咏情性，亦何贵於用事？“思君如流水”，既是即目。“高台多悲风”，亦惟所见。“清晨登陇首”，羌无故实。“明月照积雪”，讵出经史。观古今胜语，多非补假，皆由直寻。颜延、谢庄，尤为繁密，於时化之。故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书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长等，词不贵奇，竞须新事，尔来作者，浸以成俗。遂乃句无虚语，语无虚字，拘挛补衲，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，罕值其人。词既失高，则宜加事义。虽谢天才，且表学问，亦一理乎！

陆机《文赋》，通而无贬；李充《翰林》，疏而不切；王微《鸿宝》，密而无裁；颜延论文，精而难晓；挚虞《文志》，详而博赡，颇曰知言。观斯数家，皆就谈文体，而不显优劣。至於谢客集诗，逢诗辄取；张骘《文士》，逢文即书。诸英志录，并义在文，曾无品第。嵘今所录，止乎五言。虽然，网罗今古，词文殆集。轻欲辨彰清浊，掎摭病利，凡百二十人。预此宗流者，便称才子。至斯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，方申变裁，请寄知者尔。

昔曹、刘殆文章之圣，陆、谢为体贰之才，锐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闻宫商之辨，四声之论。或谓前达偶然不见，岂其然乎？尝试言之，古曰诗颂，皆备之金竹，故非调五音，无以谐会。若“置酒高堂上”、“明月照高楼”，为韵之首。故三祖之词，文或不工，而韵入歌唱，此重音韵之义也，与世之言宫商异矣。今既不备管弦，亦何取於声律邪？齐有王元长者，尝谓余云：“宫商与二仪俱生，自古词人不知之。帷颜宪子乃云‘律吕音调’，而其实大谬。唯见范晔、谢庄颇识之耳。尝欲进《知音论》，未就。”王元长创其首，谢朓、沈约扬其波。三贤或贵公子孙，幼有文辩，

於是士流景慕，务为精密。襞积细微，专相陵架。故使文多拘忌，伤其真美。余谓文制本须讽读，不可蹇碍，但令清浊通流，口吻调利，斯为足矣。至平上去入，则余病未能；蜂腰、鹤膝，闾里已具。

陈思赠弟，仲宣《七哀》，公幹思友，阮籍《咏怀》，子卿“双凫”，叔夜“双鸾”，茂先寒夕，平叔衣单，安仁倦暑，景阳苦雨，灵运《邺中》，士衡《拟古》，越石感乱，景纯咏仙，王微风月，谢客山泉，叔源离宴，鲍照戍边，太冲《咏史》，颜延入洛，陶公咏贫之制，惠连《捣衣》之作，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。所以谓篇章之珠泽，文采之邓林。

卷上

◇古诗

其体源出於《国风》。陆机所拟十四首，文温以丽，意悲而远，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！其外“去者日以疏”四十五首，虽多哀怨，颇为总杂。旧疑是建安中曹、王所制。“客从远方来”、“橘柚垂华实”，亦为惊绝矣！人代冥灭，而清音独远，悲夫！

◇汉都尉李陵

其源出於《楚辞》，文多凄怆，怨者之流。陵，名家子，有殊才，生命不谐，声颓身丧。使陵不遭辛苦，其文亦何能至此！

◇汉婕妤班姬

其源出於李陵。“团扇”短章，词旨清捷，怨深文绮，得匹妇之致。侏儒一节，可以知其工矣！

◇魏陈思 王植

其源出於《国风》。骨气奇高，词彩华茂，情兼雅怨，体备文质，粲溢今古，卓尔不群。嗟乎！陈思之於文章也，譬人伦之有周、孔，鳞羽之有龙凤，音乐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尔怀铅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馀晖以自烛。故孔氏之门如用诗，则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阳、潘、陆，自可坐於廊庑之间矣。

◇魏文学 刘桢

其源出於《古诗》。仗气爱奇，动多振绝。真骨凌霜，高风跨俗。但气过其文，雕润恨少。然自陈思已下，桢称独步。

◇魏侍中王粲

其源出於李陵。发愀怆之词，文秀而质羸。在曹、刘间别构一体。方陈思不足，比魏文有馀。

◇晋步兵阮籍

其源出於《小雅》。无雕虫之功。而《咏怀》之作，可以陶性灵，发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。洋洋乎会於《风》、《雅》，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致远大，颇多感慨之词。厥旨渊放，归趣难求。颜延年注解，怯言其志。

◇晋平原相陆机

其源出於陈思。才高词赡，举体华美。气少於公幹，文劣於仲宣。尚规矩，不贵绮错，有伤直致之奇。然其咀嚼英华，厌饫膏泽，文章之渊泉也。张公叹其大才，信矣！

◇晋黄门郎潘岳

其源出於仲宣。《翰林》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，衣服之有绡縠，犹浅於陆机。谢混云：“潘诗烂若舒锦，无处不佳，陆文如披沙简金，往往见宝。”嵘谓益寿轻华，故以潘为胜；《翰林》笃论，故叹陆为深。余常言陆才如海，潘才如江。

◇晋黄门郎张协

其源出於王粲。文体华净，少病累。又巧构形似之言，雄於潘岳，靡於太冲。风流调达，实旷代之高手。词采葱菁，音韵铿锵，使人味之亹亹不倦。

◇晋记室左思

其源出於公幹。文典以怨，颇为精切，得讽谕之致。虽野於陆机，而深於潘岳。谢康乐尝言：“左太冲诗，潘安仁诗，古今难比。”

◇宋临川太守谢灵运

其源出於陈思，杂有景阳之体。故尚巧似，而逸荡过之，颇以繁芜为累。嵘谓若人兴多才高，寓目辄书，内无乏思，外无遗物，其繁富宜哉！然名章迥句，处处间起；丽典新声，络绎奔会。譬犹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尘沙，未足贬其高洁也。初，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，是夕，即灵运生於会稽。旬日，而谢玄亡。其家以子孙难得，送灵运於杜治养之。十五方还都，故名“客儿”。

卷中

◇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

夫妻事既可伤，文亦凄怨。二汉为五言诗者，不过数家，而妇人居二。徐淑叙别之作，亚於《团扇》矣。

◇魏文帝

其源出於李陵，颇有仲宣之体。则所计百许篇，率皆鄙质如偶语。惟“西北有浮云”十馀首，殊美赡可玩，始见其工矣。不然，何以铨衡群彦，对扬厥弟者邪？

◇晋中散嵇康

颇似魏文。过为峻切，讦直露才，伤渊雅之致。然托喻清远，良有鉴裁，亦未失高流矣。

◇晋司空张华

其源出於王粲。其体华艳，兴讬不奇，巧用文字，务为妍冶。虽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犹恨其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。谢康乐云：“张公虽复千篇，犹一体耳。”今置之中品疑弱，处之下科恨少，在季、孟之间耳。

◇魏尚书何晏 晋冯翊守孙楚 晋著作王赞 晋司徒掾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

平叔“鸿鹄”之篇，风规见矣。子荆“零雨”之外，正长朔风之后，虽有累札，良亦无闻。季鹰“黄华”之唱，正叔“绿蘩”之章，虽不具美，而文采高丽，并得虬龙片甲，凤凰一毛。事同驳圣，宜居中品。

◇魏侍中应璩

祖袭魏文，善为古语，指事殷勤，雅意深笃，得诗人激刺之旨。至於“济济今日所”，华靡可讽味焉。

◇晋清河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 晋襄城太守曹摅 晋朗陵公何劭

清河之方平原，殆如陈思之匹白马。於其哲昆，故称二陆。季伦、颜远，并有英篇。笃而论之，朗陵为最。

◇晋太尉刘琨 晋中郎卢谌

其源出於王粲。善为凄戾之词，自有清拔之气。琨既体良才，又罹厄运，故善叙丧乱，多感恨之词。中郎仰之，微不逮者矣。

◇晋弘农太守郭璞

宪章潘岳，文体相辉，彪炳可玩。始变永嘉平淡之体，故称中兴第一。《翰林》以为诗首。但《游仙》之作，辞多慷慨，乖远玄宗。其云“奈何虎豹姿”，又云“戢翼栖榛梗”。乃是坎壈咏怀，非列仙之趣也。

◇晋吏部郎袁宏

彦伯《咏史》，虽文体未遒，而鲜明劲健，去凡俗远矣。

◇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 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 宋参军戴凯

泰机“寒女”之制，孤怨宜恨。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。世基“横海”，顾迈“鸿飞”。戴凯人实贫羸，而才章富健。观此五子，文虽不多，气调惊拔，吾许其进，则鲍照、江淹未足逮止。越居中品，佥曰宜哉。

◇宋徵士陶潜

其源出於应璩，又协左思风力。文体省净，殆无长语。笃意真古，辞兴婉惬。每观其文，想其人德。世叹其质直。至如“懽言醉春酒”、“日暮天无云”，风华清靡，岂直为田家语邪！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。

◇宋光禄大夫颜延之

其源出於陆机。尚巧似。体裁绮密，情喻渊深，动无虚散，一句一字，皆致意焉。又喜用古事，弥见拘束，虽乖秀逸，是经纶文雅才。雅才减若人，则蹈於困踬矣。汤惠休曰：“谢诗如芙蓉出水，颜诗如错采镂金。”颜终身病之。

◇宋豫章太守谢瞻 宋仆射谢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

宋征虏将军王僧达

其源出於张华。才力苦弱，故务其清浅，殊得风流媚趣。课其实录，则豫章仆射，宜分庭抗礼；徵君、太尉，可托乘后车。征虏卓卓，殆欲度骅骝前。

◇宋法 曹参军 谢惠连

小谢才思富捷，恨其兰玉夙凋，故长辔未骋。《秋怀》、《捣衣》之作，虽复灵运锐思，亦何以加焉。又工为绮丽歌谣，风人第一。《谢氏家录》云：“康乐每对惠连，辄得佳语。后在永嘉西堂，思诗竟日不就。寤寐间忽见惠连，即成‘池塘生春草’。故尝云：‘此语有神助，非我语也。’”

◇宋参军鲍照

其源出於二张，善制形状写物之词，得景阳之諔诡，含茂先之靡嫚。骨节强於谢混，驱迈疾於颜延。总四家而擅美，跨两代而孤出。嗟其才秀人微，故取湮当代。然贵尚巧似，不避危仄，颇伤清雅之调。故言险俗者，多以附照。

◇齐吏部谢朓

其源出於谢混，微伤细密，颇在不伦。一章之中，自有玉石，然奇章秀句，往往警遒，足使叔源失步，明远变色。善自发诗端，而末篇多踬，此意锐而才弱也，至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。朓极与余论诗，感激顿挫过其文。

◇齐光禄江淹

文通诗体总杂，善於摹拟，筋力於王微，成就於谢朓。初，淹罢宣城郡，遂宿冶亭，梦一美丈夫，自称郭璞，谓淹曰：“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，可以见还。”淹探怀中，得五色笔以授之。尔后为诗，不复成语，故世传江淹才尽。

◇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邱迟

范诗清便宛转，如流风回雪。邱诗点缀映媚，似落花依草。故当浅於江淹，而秀於任昉。

◇梁太常任昉

彦昇少年为诗不工，故世称沈诗任笔，昉深恨之。晚节爱好既笃，文亦遒变。若铨事理，拓体渊雅，得国士之风，故擢居中品。但昉既博物，动辄用事，所以诗不得奇。少年士子，效其如此，弊矣。

◇梁左光禄沈约

观休文众制，五言最优。详其文体，察其馀论，固知宪章鲍明远也。所以不闲於经纶，而长於清怨。永明相王爱文，王元长等皆宗附之。约於时谢朓未遒，江淹才尽，范云名级故微，故约称独步。虽文不至其工丽，亦一时之选也。见重闾里，诵咏成音。嵘谓约所著既多，今翦除淫杂，收其精要，允为中品之第矣。故当词密於范，意浅於江也。

卷下

◇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郦炎 汉上计赵壹

孟坚才流，而老於掌故。观其《咏史》，有感叹之词。文胜讬咏灵芝，寄怀不浅。元叔散愤兰蕙，指斥囊钱。苦言切句，良亦勤矣。斯人也，而有斯困，悲夫！

◇魏武帝 魏明帝

曹公古直，甚有悲凉之句。叡不如丕，亦称三祖。

◇魏白马王彪 魏文学徐幹

白马与陈思答赠，伟长与公幹往复，虽曰以莛扣钟，亦能闲雅矣。

◇魏仓曹属阮瑀 晋顿邱太守欧阳建 晋文学应璩 晋中书令嵇含

晋河南太守阮侃 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

元瑜、坚石七君诗，并平典，不失古体。大检似，而二嵇微优矣。

◇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 晋太仆傅咸 晋侍中缪袭 晋散骑常侍夏侯湛

孟阳诗，乃远惭厥弟，而近超两傅。长虞父子，繁富可嘉。孝冲虽曰后进，见重安仁。熙伯《挽歌》，唯以造哀尔。

◇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 晋廷尉孙绰 晋徵士许询

永嘉以来，清虚在俗。王武子辈诗，贵道家之言。爰洎江表，玄风尚备。真长、仲祖、桓、庾诸公犹相袭。世称孙、许，弥善恬淡之词。

◇晋徵士戴逵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

安道诗虽嫩弱，有清上之句，裁长补短，袁彦伯之亚乎？逵子飆，亦有一时之誉。晋、宋之际，殆无诗乎！义熙中，以谢益寿、殷仲文为华绮之冠，殷不竞矣。

◇宋尚书令傅亮

季友文，余常忽而不察。今沈特进撰诗，载其数首，亦复平美。

◇宋记室何长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晔

才难，信矣！以康乐与羊、何若此，而□二人之辞，殆不足奇。乃不称其才，亦为鲜举矣。

◇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

孝武诗，雕文织彩，过为精密，为二藩希慕，见称轻巧矣。

◇宋光禄谢庄

希逸诗气候清雅，不逮於范、袁。然兴属閒长，良无鄙促也。

◇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昙绪 宋越骑戴兴

苏、陵、任、戴，并著篇章，亦为缙绅之所嗟咏。人非文才是愈，甚可嘉焉。

◇宋监典事区惠恭

惠恭本胡人，为颜师伯斡。颜为诗笔，辄偷定之。后造《独乐赋》，语侵给主，被斥。及大将军修北第，差充作长。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，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。末作《双枕诗》以示谢。谢曰：“君诚能，恐人未重。且可以为谢法曹。”遗大将军。见之赏叹，以锦二端赐谢。谢辞曰：“此诗，公作长所制，请以锦赐之。”

◇齐惠休上人 齐道猷上人 齐释宝月

惠休淫靡，情过其才。世遂匹之鲍照，恐商、周矣。羊曜璠云：“是颜公忌照之文，故立休、鲍之论。”康、帛二胡，亦有清句。《行路难》是东阳柴廓所造。宝月尝憩其家，会廓亡，因窃而有之。廓子赍手本出都，欲讼此事，乃厚赂止之。

◇齐高帝 齐征北将军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

齐高帝诗，词藻意深，无所云少。张景云虽谢文体，颇有古意。至如王师文宪，既经国图远，或忽是雕虫。

◇齐黄门谢超宗 齐浔阳太守邱灵鞠 齐给事中郎刘祥

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锺宪 齐诸暨令颜则 齐秀才顾则心

檀、谢七君，并祖袭颜延，欣欣不倦，得士大夫之雅致乎！余从祖正员尝云："大明、泰始中，鲍、休美文，殊已动俗，惟此诸人，傅颜陆体。用固执不如，颜诸暨最荷家声。"

◇齐参军毛伯成 齐朝请吴迈远 齐朝请许瑶之

伯成文不全佳，亦多惆怅。吴善於风人答赠。许长於短句咏物。汤休谓远云：“我诗可谓汝诗父。”以访谢光禄，云：“不然尔，汤可为庶兄。”

◇齐鲍令晖 齐韩兰英

令晖歌诗，往往断绝清巧，拟古尤胜，唯百愿淫矣。照尝答孝武云：“臣妹才自亚於左芬，臣才不及太冲尔。”兰英绮密，甚有名篇。又善谈笑，齐武谓韩云：“借使二媛生於上叶，则玉阶之赋，纨素之辞，未讵多也。”

◇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珪

思光纡缓诞放，纵有乖文体，然亦捷疾丰饶，差不局促。德璋生於封溪，而文为雕饰，青於蓝矣。

◇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

元长、士章，并有盛才。词美英净，至於五言之作，几乎尺有所短。譬应变将略，非武侯所长，未足以贬卧龙。

◇齐仆射江祏

祏诗猗猗清润，弟祀明靡可怀。

◇齐记室王巾 齐绥远太守卞彬 齐端溪令卞铄

王巾、二卞诗，并爱奇崭绝。慕袁彦伯之风。虽不宏绰，而文体剿净，去平美远矣。

◇齐诸暨 令袁嘏

嘏诗平平耳，多自谓能。尝语徐太尉云：“我诗有生气，须人捉著。不尔，便飞去。”

◇齐雍州刺史张欣泰 梁中书郎范缜

欣泰、子真，并希古胜文，鄙薄俗制，赏心流亮，不失雅宗。

◇梁秀才 陆厥

观厥文纬，具识丈夫之情状。自制未优，非言之失也。

◇梁常侍虞羲 梁建阳令江洪

子阳诗奇句清拔，谢朓常嗟颂之。洪虽无多，亦能自迥出。

◇梁步兵 鲍行卿 梁晋陵令孙察

行卿少年，甚擅风谣之美。察最幽微，而感赏至到耳。